

江蘇優秀曲藝作品叢書

金釵記

曲

藝

江蘇文藝出版社

《江蘇優秀曲藝作品叢書》編委會

• 編委會顧問：

王光煒 周良 許洪祥

• 主 編：

吳星飛

• 副 主 編：

盧 明

序

周 良

弹词中有一部《荆钗记》，说的是王十朋的故事。还有一部书叫《金钗记》，是《玉蜻蜓》故事中的一部分，或称“沈家书”。和“金家书”交叉演述，组成《玉蜻蜓》。从《玉蜻蜓》故事的发展变化，同样说明了评弹书目（包括故事）的变异性。在艺人演唱的过程中，不断发展变化。传统书目的常说常新，所以是艺术推陈出新的客观要求。有过一个脚本，沈家的故事和后来不同，沈君卿的两个兄长，把灌铅银子伍佰两让他带出门，沈君卿到了襄阳，用来购买珠宝，被告发，判了死罪。在行刑的时候，刑场上突然天昏地暗，一阵雷击，把沈君卿救到了乌龙山吕东湖处。却把他的二兄沈君佐击死在刑场上。沈君卿的妻子陈氏，女扮男装出逃，没有《抢救三娘》的故事。因为没有讲到金钗，就不叫《金钗记》。

后来，通常的说法是，沈君卿没有到襄阳，中途遇盗，而后沈被吕留在山上。吕的妻子勾引沈君卿，沈晓以礼义，吕妻接受教诲，从新改过。沈君卿因此阴鹭，得遇财童送他一藏金银，帮他移藏在沈家花园中，并摄去了金钗。后来沈君卿挖藏，出土两缸金子，两缸银子。所藏之处，是叫“芙蓉洞”的假山洞。所以《玉蜻蜓》又名《芙蓉洞》。

因这被摄去的金钗，才有沈方拾钗，沈方和沈家三娘的被诬，发展有《抢救三娘》《沈方哭更》等一连串的回目。

因为故事中关键性的情节属神怪故事，有迷信色彩。在整理传统书的过程中，艺人都在改。较为普遍的说法是，

沈君卿在山上攻读，怕家里不放心，写了一封家信让小强盗送到苏州。怕家中不信，随信带了家传的那支金钗。小强盗到沈家北濠，见沈家门前有差人来往，不敢入内，就转到后面，隔墙把钗和信一起丢进了墙内。但无人发现，日晒夜露，信已经消蚀了，所以沈方拾到的只是一支钗。

在现在这个出版本中，说法有所不同。说是必贵在长江遇盗时，船上捡到的这支金钗，一时贪心，没有缴出来。又失落在后花园中被沈方拾到。在结构上，把原因藏起来，到最后，沈君卿查究时，才透包袱底。造成前面的悬念。这个设想是很好的，也说明，传统书需要不断丰富创造，整理传统书目，可以各改各的。在沈君卿追究的时候，必贵为什么愿意并且敢于吐露真情呢？还可以丰富创造，这里为后人留下了创造的余地。

《玉蜻蜓》中的“金家书”和“沈家书”，可以一起说，可以分开说。近几十年中，说唱的传统书，普遍地缩短了，所以“金家书”说得多，“沈家书”说得比较少。但是，这两部书是密切连结着的。“沈家书”对金大娘娘这个形象的塑造，有重要的篇章。《打巷门》就和沈家有关系。《抢救三娘》的金大娘娘，敢作敢为，在芳兰的设计下，也是有勇有谋，有理、有节的。她听说沈家三娘被诬，怒火中烧，坐立不安，刚烈之心，跃然纸上。她见义勇为，不拘陈规、俗礼，这是金大娘娘性格中的一个重要侧面。

《金钗记》写的也是封建家庭的财产之争，反映了封建家族制的腐朽一面。沈家弟兄三个，沈君卿的两个兄长，是纨绔子弟，吃喝享乐，为了争得财产的支配和管理权，可以更方便地挥霍纵欲，谋害自己的亲兄弟，见利忘义，于此为甚。在这一点上，和“金家书”中的财产继承权之争，有同

样的意义，只是表现不同。沈家的老夫人听信一面之词，无证无供，逼死媳妇，相当的残忍。这也是对封建礼教统治的揭露。

《玉蜻蜓》的风格，无论“金家书”和“沈家书”是一致的，描写细致，人物生动，语言形象风趣。在《金钗记》中，金大娘娘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人物形象，在书中，虽然只写了她几个片段的情节，但很细致生动。既有刚烈的一面，又有富于同情心的温良一面。如她对志贞、老佛婆，对三娘娘的态度。既有暴戾的一面，又有能改过的一面。如她对文宣和芳兰的态度。

沈方也是书中一个主要的人物，是书中化笔墨较多的一个形象。他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，老实得有点蠢。受了冤枉，宁愿等死，也不想逃走。答允了逃走，还说要回头一声老太太。从后门逃走，又怕连累看后门的人。误上航船，虽然不情愿地到了常州，船家也不要他的钱，但是他非要给不可，没有吃饭也要付饭钱。上吊还要留好买棺材的钱，不要连累别人化钱。老实人容易吃亏，世间没有拿你的钱，不替你收尸的“死人勿管”的人。如果看不到这一点，就是“老实可欺”。但是，书中还写了“公道自在人心”的一面。大娘娘和碧桃丫头，帮助他逃走，看后门的阿福，放他逃走。还遇到了一个收留他的好人陆洪岐。沈方对陆洪岐的一片孝心，他的忠厚也是难能可贵的。放到今天，我看也是值得继承发扬的。

书中还有几个落笔不多，但很生动的小人物形象。如上面讲到的阿福，只有两处写到，写到了思想的只有放沈方逃走的那一处。他假装睡觉，寥寥几笔，写出了他是非分明、正直善良的一面。基于同情，但不敢违抗沈家老夫人的金宝

的奶娘，写她抢了金宝，如何走出沈家，上了金家的轿子，也只有很短一段的描写，却非常生动可信。还有“夹嘴舌的红云丫头”，“紧嘴老伯伯”，也是写得比较生动的小人物形象。不过，像红云这种形象，在传统书中比较多，还可以深入开掘，写出这种人物之所以产生，所以需要，写出其社会意义。利用矛盾，在矛盾之中左右手，乘机取利。这种人今天还有。之所以产生，既有客观条件，又有主观需要，应运而生。唯恐天下不乱，是就其极端而言。

《金钗记》的一些艺术手法，可以作为创作改编书目的借鉴。如《沈方哭更》中船上和岸上，沈君卿和沈方呼应、对照的描写。沈君卿中举后，报喜人到金府报喜，周春的妻子听错了，造成误会。喜剧手法中充满了悲剧色彩的凄凉和伤感，造成强烈的对比，许多生动的语言，也是值得继承的。紧嘴老伯伯说：“僚讲拔我听，等于讲拔僚白家听，僚只管放心。”沈家二娘娘性情不好，会骂人：“骂起人来一串一串不歇的。叫三日三夜勿嘴酸，四日四夜口不干。”这些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。

杨乃珍同志曾经向俞筱云、俞筱霞学说《玉蜻蜓》，合作演出过一段时间。后来，她又和曹啸君，汪梅韵等合作演出过《玉蜻蜓》。在演出过程中，她和合作者一起对本书有过修改和丰富，如上面错过的，金钗的失而复见的经过，她也参加一起修改创作。她向几位合作者学习、吸收，参加整理，现在由她把演出本口述整理出来，印行保存下来，这是为评弹艺术做了一件好事。不仅可供阅读，对继承传统书目，书目的创作和改编，对研究工作都会有很好的作用。这是应该感谢她的。

1995年12月1日

第一回

采百草沈方拾钗 恶主婢诬陷三娘

（表）：明朝嘉清十三年，在苏州有两家大户人家。一家是南濠姓金，一家是北濠姓沈，《金钗记》这部书就是发生在沈家的一段故事。沈家的老主人叫沈绍东，官居兵科给事中，在朝伴驾。沈绍东一共有三个儿子。大儿子沈君言，二儿子沈君德，这一对宝货一日到夜只晓得嫖赌逍遥不图上进。只有三少爷沈君卿，非但人品登样，而且学问好，是位读书相公。可惜这位沈三爷已经不在世界上了。为了寻访好友金贵升的下落，去年八月中秋，夜渡长江，结果碰着强盗，惨遭杀害。凶讯传到家里，一片哭声，马上招魂立座，请了和尚尼姑来超度亡灵。现在三娘娘成了孤孀。在今年正月二十五日，三娘娘生了一个男宝宝，取名金宝。老太太喜欢得不得了，因为大房二房既不（1）小辈，三儿子虽然已经不在，总算还留下来一个遗腹子。今朝是五月初五，端阳佳节。金宝官官生下来正巧一百天。苏州有个风俗，端阳日用百草煎了水替小囡（2）洗浴，可以清热解毒，一个热天不要说疮、疖，连痱子都不生一粒。所以老太太关照僮儿沈方，到花园里去采集百草。沈方是沈君卿的心腹僮儿，主仆之间情同手足，去年因为一场毛病，所以没有跟三爷出门。

（1）既不——没有。

（2）小囡——小孩。

后来得到凶信，哭得死去活来，直到现在，心里还是忧忧郁郁。他唯一的希望，就是希望金宝官官易长易大，将来服侍好这位小少爷，也可以对得住死去的东家了。沈方今年十七岁，人品长得蛮登样。现在一路进备弄，往花园而来。

沈 方：唉，天中节，庆端阳，别人欢畅，我独凄惶。

（表）：穿过备划，踏进花园的月洞门，沈方的心里又难过起来。想侬（1）原来花园里真所谓万紫千红，百花争艳。人家花园里的花还没有开，侬花园里的花已经开了，人家花园里的花已经谢了，侬花园里的花还没有谢。自从三爷一死，园工园僮，心灰意懒，旣不心思收拾。你看，今年的花园与去年的花园正是大不相同了。

（唱）今年园景却已非，伤我东君太悲凄。记得去年端阳节，我们主仆双双入园扉，见竹屏风早放晚蔷薇。

（表）记得去年也是端阳节，三爷带了我到花园里来赏景致。喏，三爷就坐在那块太湖石上，就在俚

（2）上头石榴树上有一只蜘蛛网。正巧一阵风吹过，拿一片石榴花的花瓣吹到了蜘蛛网上。那只蜘蛛看到网丝一动，当有吃局（3）来了，马上爬过去。如果不是吃局，它会用脚下去的。叫啥说也稀奇，那只蜘蛛一看是一片石榴花的花瓣，并不将它

（1）侬——我们。

（2）俚——他。

（3）吃局——吃食。

下去，让这片花瓣在网丝上飘勒飘，飘勒飘，那只蜘蛛在网上荡勒荡，荡勒荡，赛过在弄白相。三爷看见后顿时诗兴发作了。

（唱）他说道，蜘蛛也有留春意，缠住残红不放飞。

（表）我一听，这首诗还缺二句。看三爷还在动脑筋，我嘴快了。我说三爷，还有二句我倒想好了，听听勿知可对。

（唱）你是细数落花凝神久，我¹僮儿是宛如芳草待归迟。

（表）三爷听见了笑出来，说沈方，榻不到你也会作诗。我说，跟你三爷这些年了，多少也沾了一点才气。三爷说，你人很聪明，史是可惜了。

（唱）你自幼卖身为奴仆，可惜你僮儿少读书。眼前坐石依然在，我的东君在哪里？只落得阴阳阻隔两分离。

（表）沈方抬起头来一看，嗨！奇怪哉。

（唱）说也奇，话也奇，那蜘蛛儿仍在树上栖，侬三爷死僚为啥勿曾死。

（表）沈方再一想，我赛过魅的。一只小小昆虫懂点啥？不要多想了，老太太叫我去采百草，快点走吧。

（唱）只见牡丹亭边上一大片草长得特别兴。就到那边去采吧。沈方走过来，身体蹲倒，手伸到草堆

（1）百脚——蜈蚣。

（2）物事——东西。

（3）哪哼——怎样。

里突然一阵剧痛。

沈方：喔育，喔育——。

（表）一看，手上血出来了。看来不是毒蛇，定是百脚（1）沈方将草堆拨一拨开。此时正好太阳当顶，太阳光射到草堆里，沈方只觉得眼前一道金光。啥物事（2）？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只凤头金钗。沈方将金钗拾起来，只见这只金钗是用纯金镶嵌珍珠八宝做成功的，打工精细。凤头点勒点，翅膀抖勒抖，赛过活的一样。想凤头金钗是女人头上的插带，哪哼（3）会在草堆里呢？喔，一定是老太太，或者是哪一位娘娘在花园里白相格辰光落脱的。沈方想让我去交给老太太，问清爽之后，物归原主。倒是这只金钗旣不放处，拿在手里不方便，放在口袋里，衣衫单薄，要触痛的，一想有了。因为天热，没有戴帽子，只是将头发挽了一个髻。沈方就将金钗在自己发髻上插一插，然后采集百草。说是百草，其实不过十几样。看着采得差不多了，就把百草放在衣兜里，撩起了衣裳迎面走过来一个人。

红云：稀奇稀奇真稀奇，人人叫我怪东西。

（表）来的人是二房里的贴身丫头红云。红云今年十七岁，人长得不难看，就是有一个暗毛病，一日到夜喜欢夹嘴舌，额骨头上就要发烫，二日不夹嘴舌，饭也吃不下，如果三日不夹嘴舌浑身百节百骸难过，要生病哉。而且这种毛病请了再好的郎中也旣不药吃的。今朝是端午节，她看见府里的阿姐妹子头上都戴了石榴花，倒蛮俏的。她也想去采几朵戴戴，所以进备弄准备往花园里去。现在看迎面走

过来的是沈方。说也稀奇，此地府里响男男女女这些底下人，差不多都被红云夹过嘴舌，只有沈方，红云从来没有碰过他。为啥？因为红云对沈方早有此心。她自己想过，年纪差不多了，早晚总要嫁人，自己是个丫头，好人家是嫁不着的，只能配个把憧儿。她将合府里的男底下人一个一个排了队，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想来想去看得中的只有沈方。沈方年纪轻，人品登样，而且老太太得宠，所以一直有心去接近沈方，偏偏沈方对自己总是远洒洒（1）。今朝巧了，搭（2）俚备弄相会。眼前既不第三个人，可以搭俚去攀谈攀谈，热络热络哉。所以满面笑容，扭呀扭的走过来。

红 云：前头过来的阿是沈方阿哥？

（表）沈方一看是红云。想今朝真是触霉头，碰着这个宝货。本想不理她，倒是她已经叫应我了，礼无不答。再说，对这种人只能像佛一样敬，像贼一样防，不能得罪的。

沈 方：我当啥人，原来是红云阿姐。

红 云：沈方阿哥，僚从落搭（3）？

沈 方：僚到落搭去？

红 云：我么，想到花园里去。你呢？

沈 方：我从僚要去的路上来。

红 云：要去的路上？喔，僚从花园里来。

（1）远洒洒——疏远的意思。

（2）搭——与。

（3）落搭——哪里。

沈 方：不错，聪明的。

红 云：沈方阿哥，那末我问僚，花园里石榴花阿多？

沈 方：不晓得。

红 云：噢？僚刚刚从花园里向来，哪哼不晓得。

沈 方：我——我是闭仔眼睛进去的。

红 云：沈方阿哥，僚又要说笑话哉。闭仔眼睛哪哼走路呢？

沈方阿哥，僚是日脚过得真正好的啊。

沈 方：呒啥（1）好。

红 云：还说呒啥好呢，老太太几化（2）欢喜。

沈 方：红云阿姐，僚这种算啥说话。啥叫老太太欢喜我。

老太太是女主人，我是男底下人，女主人哪哼可以欢喜男底下人呢？教教僚，勿能说欢喜，应该说得庇。

红 云：喔育育，大惊小怪，得宠搭欢喜不是一样的？

沈 方：大两样的呢！

红 云：好好，就算大两样。我问僚，僚衣兜里啥物事？

沈 方：不告诉。

红 云：僚勿讲，我也猜得着。今朝端午节，老太太赏粽子，侬每人两只，僚起码四只。

沈 方：叫声僚红云阿姐，僚两只，我不会比僚多一只。

红 云：嘿，还要瞞我。照我看四只也不止，你看，装了一衣兜呢。

沈 方：僚看看清爽，粽子的份量是重的，我现在身上轻飘飘。

（1）呒啥——没有什么。

（2）几化——多少。

红 云：轻飘飘？我看见了，喏，青松松的粽箬露出在外头。

（表）沈方看她一只咬死自己，就将衣兜松一松。

沈 方：僚再看看清爽，阿是粽子？

红 云：啊？是青草。要来作啥？

沈 方：拔拔僚吃。

红 云：我又不是牛，吃啥青草。到底要来作啥？僚讲！

沈 方：看来不告诉僚，今朝夜里要僚勿着。

红 云：是要僚勿着。

沈 方：百节百骸会得难过。

红 云：一点勿错。

沈 方：倒老实的。告诉僚，今朝是五月端阳，老太太叫我去到花园里去采百草，准备搭金宝官官洗一个百草浴。

红 云：喔，原来是实梗（1）一桩事体。沈方阿哥，僚现在百草也采好了，索性再陪我到花园里去采几朵石榴花，看阿好？

沈 方：我看不好。

红 云：喔育，人家叫僚去，也是看得起僚。

沈 方：谢谢。我沈方不识好歹，对不起。

红 云：真的不去！

沈 方：不去。

红 云：哼！不识抬举。不去，僚就走！

沈 方：僚先走。

红 云：关照僚先走，搭啥架子。

沈 方：格末红云阿姐，说话要讲讲清爽，备弄比较狭，僚叫我先走，万一碰到了僚，僚不要到老太太面前去

（1）实梗——这样。

夹嘴舌，说起来沈方在备弄里调戏我……。

红 云：格种说话阿要难听。沈方阿哥，我倒也要问问你，我红云是夹过嘴舌，但是你沈方的嘴舌我有没有夹过？

沈 方：倒是没有夹过。

红 云：说我夹嘴舌，真正岂有此理！勿搭你多罗苏，走！

沈 方：那我走了。

（表）沈方实在见俚怕，当心心沿了墙壁走过去。刚刚走得三步，正好到天窗下面。太阳光从天窗里射下来射到沈方头上，红云只觉着眼前一亮。起手将沈方一拦。

红 云：慢。

沈 方：噢，刚刚催我走，现在又拦住我，算啥名堂。

红 云：你头浪（1）啥物事？

沈 方：头发。

红 云：一亮一亮的？

沈 方：萤火虫。

红 云：热你个昏。萤火虫要夜里出来，日清日白，落搭来萤火虫？

沈 方：喔，想着哉，一只金钗。

红 云：金钗？哎哟，这是女人头浪的插带，你落搭来的？

沈 方：我……

红 云：讲，落搭来的？

沈 方：红云阿姐，勿瞞你讲，这只金钗是我刚刚采百草格辰光，在草堆里拾着的。

（1）头浪——头上。

(表)红云一听，倒霉。搭俚早一脚，晚一脚。如果我早走一步，说不定这只金钗就是我先发现。

红 云：落搭草堆里？

沈 方：牡丹亭旁边。

红 云：僚准备哪哼？

沈 方：交给老太太，问清爽后，物归原主。

红 云：僚自家呢？

沈 方：我只想领四百铜钿赏钱，买点箔，扬点锭，化给三爷。

红 云：倒有良心的。沈方阿哥，我看实梗吧，我出四百铜钱，这只金钗就卖拨我吧。

沈 方：亏讲得出。这是女主人的物事，哪哼可以卖拨。

红 云：喔，女主人的物事不能卖，那末就算送拨我。

沈 方：不可以。

红 云：僚卖也勿卖，送也勿送。那末让我看看总可以？

沈 方：看啊。

红 云：僚人生得实梗长，我哪哼看得风。

沈 方：谁叫你长得这样矮。

红 云：嚟育，倒气人的，叫声 沈方，我红云有个脾气，今朝说了看就是要看！

沈 方：叫声僚红云，我沈方也有个脾气，今朝说了不给看，就是不给僚看！

(表)两人钉头碰铁头，各不相让。红云丫头鬼点子来得多，突然间喊一声。

红 云：啊哟，不好了，沈方阿哥，僚衣兜里有一条百脚！

沈 方：啊！落搭？落搭？

(表)红云看他头低下来，伸手将沈方头上那只金

僚 钗抢到手里。

红 云：喏，勒浪（1）该搭（2）。

沈 方：手脚倒快的。上僚个当。好了，僚 看过之后，可以还拨我了。

红 云：还拨僚？既不实梗便当。叫天上掉得，地上拾得。你想要这只金钗，到倪二娘娘房厅上来拿。

（表）红云说完，掉转身躯往外面奔出去。沈方摇摇头，想不到兵科府备弄里出仔子强盗了。要不要追上去？用不着。红云金钗抢到了手，不会轻易还给我，两人难免扯扯拉拉，这个鬼丫头啥事体做不出来？万一她横冷一声喊，说我沈方动手动脚，调戏她，贼咬一口烂入骨，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。随她去，最多给她抢个功劳，让她亲自去交给老太太，领四百铜钱赏钱。不过等一歇我还是要去告诉老太太，金钗呢是红云交给你的，不过是我沈方拾着的，事情要讲讲清爽。但是沈方怎么想得到，到那时已经一场风波，性命交关了。再说红云抢了那只金钗，一路走，一路想。想想沈方，我对你一片痴心，想方设法来接近你，谁知你对我红云毫无半点情意，那末今朝要给点苦头你吃吃，出出我这口气。将近二娘娘房厅，人未到，声音先到。

红 云：二娘娘，二娘娘。

（表）沈府上有三房媳妇。大娘娘姓陈，忠厚老实。三娘娘姓罗，大德大贤。二娘娘姓卜，娘家在苏州。

（1）勒浪——在。

（2）该搭——这里。

乡下新角里，是个暴发户。因为独养女儿，娇生惯养，所以从小就养成了坏脾气。心胸狭隘，生性泼辣，尤其是那张嘴，骂起人来一串串不歇的。叫三日三夜勿嘴酸，四日四夜口不干。这样一尊宝货，沈府怎么会讨进门的呢？说穿勿得。沈府老二吃喝嫖赌，四字俱全，也是一尊宝货。一般有些地位的人家，谁肯将女儿配给他，二者，媒人在当中两头说鬼话（1），这桩亲事就这样配成的。二娘娘是怎样一付长相？她天生一只瓜子脸。瓜子脸应该属于标致当中的。一般说起标致面孔的女人，其脸型不是鹅蛋脸，就是瓜子脸。但是二娘娘的瓜子脸与众不同，上头尖，下头大，一只颠倒瓜子脸。再配上两条断眉毛，一双猪婆眼，塌鼻梁，阔嘴巴，实在难看。虽然到了城里好几年了，开出口来还脱不了乡下口音，而且有个毛病，讲话有个“话搭头”，讲完之后，往往有“阿啦”两个字。这个“阿啦”究竟啥个意思，俚说书人也讲勿请爽，只有她自家明白了。现在听见红云的声音，张口就骂。

二 娘：鬼你个丫头，一日到夜，横冷横冷，赛过城隍鬼叫。到落搭去个，僚“阿啦”。

红 云：二娘娘，小丫头要讲桩新闻拨僚听听。

二 娘：啥个新闻？

红 云：二娘娘！

（唱）今朝五月赏端阳，合府上下喜洋洋。听见阿姐妹子讲，说石榴花开红堂堂，我想采几朵送拨僚

（1）鬼话——谎话。